

鄭和下西洋時到非洲的相復

周運中¹

摘要

近年江蘇淮安新發現的明代相復墓誌拓片，記載相復因為精通商業，被朝廷徵調，跟隨鄭和下西洋。在麻林國貿易時，因為翻譯泄露機密，相復被當地人殺死。本文認為麻林國是肯亞的馬林迪，翻譯很可能是通曉東非沿海斯瓦希裏語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人為壟斷貿易，阻止明朝和非洲直接貿易，而故意洩露機密。東非出口黃金、象牙等奢侈品，所以下西洋時要徵調商人前去貿易。墓誌證實古籍記載麻林國遣使明朝和下西洋徵調商人，印證肯亞沿海發現的明代瓷器和華人後裔。

關鍵字：相復，鄭和下西洋，淮安，非洲，馬林迪

壹、前言

明代鄭和下西洋的船隊到達非洲東部沿海，有鄭和所立的碑刻銘文和很多明清古籍的記載為證。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六年（1431 年），鄭和第七次下西洋時在福建長樂所立的《南山寺天妃之神靈應記》碑文記載，七次下西洋，抵達忽魯謨斯國（今伊朗的霍爾木茲）、阿丹國（今葉門的亞丁）、木骨都束國（今索馬利蘭的摩加迪沙），又記載第六次下西洋時，木骨都束國進貢花福鹿（即斑馬）和獅子，葡刺哇國（今索馬里的巴拉韋 Baraawe）進貢千里駱駝和駝雞（即鴛鴦）。敘述前五次下西洋時都不提這兩國，可見下西洋的分船隊到達非洲海岸很可能是

¹ 周運中，江蘇省濱海縣人，南京大學學士，復旦大學博士，江蘇省鄭和研究會特聘研究員、南京大學海洋文化中心特約研究員。

第六次的創舉，明代蘇州文獻收錄的太倉劉家港天妃宮《通番事迹記》碑文也有相同的記載。²

鄭和下西洋到達非洲的明代文獻記載，可以分成兩大類。第一類是地理志的記載，明代的《鄭和航海圖》畫出了東非海岸的很多地方，船員費信的《星槎勝覽》記載了竹步國、木骨都束國、蔔刺哇這三國的情況，竹步國是今天索馬利蘭南部朱巴（Juuba）河口的瓊博（Jumbo）。第二類記載是官方記載東非沿海和明朝的交往，另外有來自東非的動物比如長頸鹿、斑馬等到了明朝，留下不少詩文，這類詩文是間接史料，可以歸入第二大類。外國留下的相關資料極少，李約瑟指出，1458年威尼斯人弗拉·毛羅（Far Mauro）繪製的世界地圖上，東非海岸的迪亞布角（Diab）旁邊有文字，記載約在1420年，有中國的帆船，越過印度洋，經過男女島，繞過迪亞布角。圖上的印度洋與大西洋連接處，又有文字記載，來自印度的船經過索法拉（在今莫三比克）和綠色群島的印度洋，經歷40天的風暴，李約瑟認為鄭和的船隊到達非洲南部的西風漂流帶。³

過去我們對鄭和下西洋的船隊去非洲的具體情況，瞭解很少，看不到細節的史料。近年來新發現的淮安人相復的墓誌銘，彌補了這個缺憾，記載了很多細節，非常重要。

貳、墓誌銘記載的相復生平

據南京的收藏家王世清表示，他是在2022年5月的淮安文廟古玩市場舊書攤，買到相復的墓誌銘和銘蓋拓片。兩張都是43釐米見方，墓誌銘蓋有十六個篆書大字：故處士相公屢謚偕室潘氏合葬墓誌銘。墓誌銘是正楷小字681字，我

² [明]鞏珍著、向達校注：《西洋番國志》，中華書局，2000年，第51—55頁。

³ [英]李約瑟著、柯林羅南改編：《中華科學文明史》第三卷，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9—151頁。

經過校對，重新錄出全文的內容是：

[故]處士相公履謚偕室潘氏合葬墓志銘。公諱復，字履謚，姓相氏，其先世河南之右族也。大父諱茂卿。父諱觀，字思義。咸有善行，隱德弗耀。值元季兵革以來，派流於淮陰之山陽，遂占籍焉，因而嘉聲遠著。至公卓立，克紹先志，其性端簡，應物希忤，篤於養親，敬於鄰佑，家日裕饒，恤難賑饑，無少吝意，動必以禮，內外稱之，而無間焉。永樂間，詔求名家博識之士，通市於諸番，公在其列，於是行也。道經麻林國貿易，不意譯使，露機於島夷，渠魁劫盟而奪掠，時公與其士衆，皆陷沒焉。公生於洪武己未十二月二十六日卯時，娶潘氏，生五子。故於永樂己亥正月四日也，春秋三十有九。訃音遠至，潘氏痛絕，竟日方甦。誓以清貞守節，四十餘年，天道昭昭。五子皆敦睦友愛，克遵父道，其奉母潘，尤能盡溫清定省之誠焉。長曰庸，娶林氏。次曰潤，娶朱氏。次曰通，娶劉氏。次曰達，娶趙氏。次曰遲，娶郭氏。庸、潤、達、遲，俱蚤卒。孫七人：長曰鎧，娶孫氏。次曰鐔，娶王氏。次曰鑽、銓、鑛、鏐、鏗，俱末娶。孫女四：長，適士人王琮。次，適夏永。次，適趙安。次曰淨容，尚幼。重孫二：曰澄、曰源。潘氏享年七十有八，生於洪武壬申丑月二日，故於天順丑月二十三日也。卜以天順戊寅閏卯月二十四日，合葬于柳淮鄉七里塘之原，從先兆也。將葬，其子通，持狀來請其銘。嗟夫！相之祖孫奕世光榮者，何哉？實乃祖、乃父。善行積德於前，今履謚忠於其事，不辱君命，遺芳於後。五子皆不隳其佳聲，天佑其家，以振其忠貞，是亦可銘，其銘曰：相氏其祖，系出河南。派流之遠，遷居楚山。子孫其賢，如芝如蘭。夫忠于事，妻志貞閑。楚山蒼蒼，淮水茫茫。忠貞不泯，千載流芳。勒銘

金石，地久天長。大明天順二年，歲在戊寅，仲春月吉日。山陽儒士米理書篆。

墓誌銘記載相復的祖先是河南人，其祖上為豪門大族，元代末年因戰爭隨父親流亡到淮安路（明代改為淮安府）的首縣山陽縣（今天淮安市淮安區），元代已經不存在淮陰縣，墓誌中的淮陰可以理解為淮河南岸，也可以理解為用古代的淮陰地名作為典故。現在淮安古城西北部的河下古鎮還有相家灣，就是源自相復的家族，可見相家在淮安的影響不小。

相復生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己未（1379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卯時，明成祖朱棣永樂己亥（1419 年）正月四日在非洲麻林國（今肯亞的馬林迪）去世，墓誌銘說得年是 39 歲，其實也可以算作虛歲 40 歲。可能是因為按照生日計算，實際不滿 40 歲。相復在永樂年間被徵召，隨鄭和船隊下西洋，在麻林國貿易時遭遇糾紛，他和同去的人都被當地人殺害。其妻潘氏聽到噩耗，痛不欲生，守寡四十多年，將五個兒子培育成家。潘氏在明英宗朱祁鎮戊寅（1458 年）天順醜月二十三日去世，兒孫們在閏卯月二十四日將他們夫妻倆合葬于柳淮鄉七里塘。相復死在非洲，按照當時的條件，遺體不可能運回，所以此處所謂的合葬，其實是指相復的衣冠冢。

墓誌銘中提到相復葬在柳淮鄉七裏塘，明代天啓《淮安府志·建置志》記載山陽縣有柳淮鄉（包括柳淮村、高士村和盧上村），柳淮關在郡城（即淮安城）的東門外，嘉靖年間稱柳浦灣，萬曆年間稱柳淮關廂，又稱下關市。清代有柳淮關街，又設鎮海莊坊。民國年間稱下關鎮，1948 年 12 月成立兩淮市時，設下關區。又改為下關村，2012 年，下關村因為總體拆遷而消失，在今翔宇大道和楚州大道交界處附近，現屬淮安市淮安區城東街道。下關村的東部原來緊靠鎮海

村，鎮海村的名字源自明代建立的鎮海庵。

古代的下關村最早是邗溝注入淮河的末口，因為靠近淮河和黃河故道，所以是交通樞紐，商業繁榮，設下關鎮。晚明黃河因為從草灣改道，直接向東，不再經過淮安府城山陽縣的北部，導致下關在近代逐漸衰落。永樂年間在黃河和淮安府城之間建仁、義、禮、智、信五壩，仁、義兩壩在下關村，今天仍然有仁、義兩壩的紀念柱在香溢花城社區的門口。

近年來因為各地有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導致很多墓地被毀，很多文物流散在市場。我們不能因為這些文物不是科學發掘出來，就斷定這些文物是偽造。江蘇歷史上所出的墓誌比中原少，現在很少聽說有江蘇人在偽造假墓誌。而且此前已有類似的墓誌出現，2002 年，蘇州的譚金土在蘇州楓橋鎮的古玩店發現明初人陳良紹的墓誌銘，譚金土根據墓誌記載的墓葬地，真的在楓橋鎮西的高景山南部找到陳家墳，得知陳家墳被夷平。陳良紹的墓誌記載：「永樂中，膺薦使海外諸國。凡所經歷，觸目感懷，輒形諸賦詠，所著又有《遐觀集》，因別號海樵。」陳良紹因為出使海外，著有文集，記載他的海外經歷。他很可能也是被推薦參加鄭和下西洋，⁴這就佐證了相復的墓誌銘。

叁·通市諸番與徵調商人

相復的墓誌銘記載：「永樂間，詔求名家博識之士通市於諸番，公在其列，於是行也，道經麻林國貿易，不意譯使，露機于島夷，渠魁劫盟而奪掠，時公與其士衆，皆陷沒焉。」

墓誌銘記載是永樂年間，詔求名家博識之士，到諸番通市，相復等人經過麻林國貿易。可以看出鄭和船隊下西洋時，很多人隨行去海外貿易。關於鄭和下西

⁴ 譚金土：《蘇州儒醫陳良紹墓志銘研究報告》，江蘇省紀念鄭和下西洋 600 周年活動籌備領導小組編：《傳承文明、走向手機、和平發展——紀念鄭和下西洋 600 周年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年，第 899—905 頁。

洋的性質，前人有很多爭論。有人認為是政治原因為主，有人認為是經濟原因為主，還有各種調和論。關於這些爭論，本文不再贅述，我以前的著作已有詳細考證，可以參考。⁵至於鄭和下西洋具體的貿易商品，正史及馬歡《瀛涯勝覽》、費信《星槎勝覽》等書記載詳細，本文也不贅述。從相復墓誌銘記載來看，貿易也是鄭和下西洋的動機之一。

明代蘇州人祝允明的《前聞記》記載，明宣宗宣德六年（1431 年），鄭和第七次下西洋的人員，包括：「官校、旗軍、火長、舵工、班碇手、通事、辦事、書算手、醫士、鐵錨木艙搭材等匠、水手、民稍人等，共二萬七千五百五十員名。」通事是翻譯，書算手是文書和會計，辦事不知是否包括商人，相復應該就在這些隨員之中。

晚明羅懋登的小說《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第三十八回言：「內中有一個軍士是藩陽衛的長官，姓伍余元卜的卜字。其人眼似銅鈴，心如懸鏡，能通貨物好歹，善知價值高低，因此上人人都號他是個卜識貨……內中又有一個軍士，是三寶老爺朝夕不離親隨的隊伍。原是個回回出身，本家開一個古董鋪兒，碑碣瑪瑙問無不知，寶貝金珠價無不識。」下文又說卜識貨原是柴炭行的經紀，只識得粗貨，不慣皮肉行的事情，故此不識貨。三寶（鄭和）親隨的回族識寶，故而俗稱為現世寶。⁶羅懋登的這部小說有很多可信的內容，羅懋登在南京收集了很多資料，我此前已有論證。⁷羅懋登在此處用諧音的玩笑，既肯定回回商人更識貨，又調侃回回商人是現世寶。

⁵ 周運中：《鄭和下西洋新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年。

⁶ [明]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南京出版社，2019 年，第 374—376 頁。

⁷ 周運中：《羅懋登〈西洋記〉與南京》，時平、[德]普塔克（R. Ptak）主編：《〈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之研究》第二輯，德國 Harrassowitz Verlag（Wiesbaden）出版，2013 年。周運中：《羅懋登〈西洋記〉新證》，[德]普塔克、時平主編：《〈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之研究第三集》，海洋出版社，2020 年。

相復死在永樂己亥年（1419 年），可知他參加的是鄭和第五次下西洋。據明代的官方史料記載，永樂十四年十二月十日（1416 年 12 月 28 日），明成祖命鄭和等人第五次下西洋，護送古里、爪哇、滿刺加、占城、錫蘭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裏、蔔刺哇、蘇門答刺、麻林、刺撒、忽魯謨斯、柯枝、南巫裏、沙裏灣泥、彭亨各國使者及舊港宣慰使歸國。泉州靈山聖墓現存的《鄭和行香碑》也記載鄭和曾於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六日（1417 年 5 月 31 日）在泉州的靈山行香。船隊在同年秋季節，自福建啓程，到達占城（在今越南的中南部）、爪哇、彭亨（今馬來西亞東部）、錫蘭（今斯里蘭卡）、柯枝（今印度科欽）、古裏（今印度卡裏卡特）。應該是在大船隊到達錫蘭時，派分船隊經過溜山（今馬爾地夫），再向西行，到達非洲東海岸的木骨都束、麻林等國。大船隊到印度半島西南部的古裏國，分成兩支，有的駛向阿拉伯半島的祖法兒、阿丹和刺撒，在今葉門境內。有的到達波斯灣口的忽魯謨斯，永樂十七年（1419 年），鄭和船隊回國。朱棣下詔，按等級對下西洋將士進行賞賜。

肯亞東北部海域是明朝船隊再往南走的必經之地，從阿拉伯半島到東非海岸，需要跨過赤道，來去需要等候季風轉換，因此需要半年以上，這是鄭和下西洋船隊所到最遠地方。東非雖然有黃金、象牙、香料等上等商品，但是路途遙遠，風險最大，所以很容易出現各種事故。相復被選調去東非貿易，很可能是因為他有豐富的從商經驗，能夠鑒定珍貴的商品。

肆、麻林國的糾紛和相復死因

相復的墓誌銘記載他去麻林國貿易，我們可以得知第五次下西洋的分船隊，確實來到非洲東海岸，現在有明代的實物證明。關於麻林國的位置，曾有三種說法：一說是肯亞東海岸的馬林迪，一說是坦桑尼亞東海岸的基爾瓦·基西瓦尼，

還有一說認為是索馬利蘭。按照明代《鄭和航海圖》上畫出的麻林迪位置，麻林迪應該是今天肯亞東部重要的海港城市馬林迪（Malindi），近年來在馬林迪附近發現了很多用明代中國瓷器裝飾的墓柱，可以證明馬林迪和明朝有繁榮的貿易。馬林迪是東非海岸重要的港口，西元 982 年，由中亞穆斯林學者所寫的《世界境域志》第 55 章，提到的東非海岸第一個城市 M.Ljan，前人認為很可能就是馬林迪，出產黃金，是商人會集之處。81498 年，葡萄牙的達伽馬在馬林迪找到了阿拉伯人領航員，得以前往印度，次年葡萄牙就在馬林迪建立了商站，擴展為葡萄牙人的殖民地。⁹

明代申時行等重修《明會典》卷一百六記載永樂十二年（1414 年），麻林國遣使來朝貢麒麟等物。十二年應是十三年（1415 年），不過十二年榜葛刺（孟加拉）國獻的麒麟，很可能就是來自麻林國。丘浚《寰宇通志》、楊一葵《裔乘》等書記載是永樂十三年，茅瑞徵《皇明象胥錄》卷七：「麻林國，未詳。永樂十三年，獻麒麟。禮部尚書呂震，請至日率群臣表賀，上不許。」張廷玉等修《明史》卷三百二十六：「麻林去中國絕遠，永樂十三年，遣使貢麒麟……十四年，又貢方物。」《明實錄》記載永樂十三年十一月庚子（初七日）：「行在禮部尚書呂震請奏，麻林國進麒麟將至，請于至日，率群臣上表賀。上曰：『往者翰林院言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書成，欲具表進，朕則許之。蓋帝王修齊治平之道具于此，有益世教，可以表進。麒麟有無，何所損益？』遂已。」丙午（十三日）冬至在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群臣與四夷使者，壬子（十九日）在奉天門受麻林國等諸番國進麒麟、天馬、神鹿等。十四年（1416 年）十一月乙未（初八），賜各國使者宴，其中有麻林國。壬子（二十五日）冬至在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群

⁸ 佚名著、王治來譯注：《世界境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204 頁。

⁹ 周運中：《鄭和下西洋新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年，第 286—288 頁。

臣與四夷使者。¹⁰

相復的墓誌銘記載：「道經麻林國貿易，不意譯使露機于島夷，渠魁劫盟而奪掠，時公與其士衆，皆陷沒焉。」可見，鄭和下西洋的分船隊，途經麻林國貿易時，沒想到翻譯將機密吐露給了當地人，酋長毀約，前來掠奪，相復及全船人員都被殺死。明代的中國人應該不能和東非土著直接交流，明朝船隊上的這個翻譯很可能是阿拉伯人或波斯人。因為阿拉伯人在千年之前就大量來到東非，他們在東非和土著長期混合，形成了東非海岸的斯瓦西里人，使用斯瓦希里語。因為翻譯不是中國人，而是親近斯瓦西里人的阿拉伯人或波斯人，所以才有可能將明朝的機密透露給斯瓦西里人。

中東人最早就是因為控制東西方之間的商路而崛起，中東人當然不願意中國人和東非人建立穩定的直接貿易關係，正如《後漢書》卷八十八《西域傳》記載，漢和帝永元九年（97 年），班超派甘英出使西域，到達條支國（今伊拉克巴士拉以北的 Charax，又名安條克 Antioch），瀕臨西海（今波斯灣），聽安息（即薩珊波斯）人說，從此處渡海去大秦（即羅馬），要準備三年的糧食，很多人死在船上，甘英不敢再西行。其實渡海不需要三年，也不必渡海，直接走陸路不遠就到羅馬的東境。因為波斯和羅馬是敵國，波斯人壟斷商路的利益，所以波斯人不希望漢朝和羅馬直接建立往來，故意欺騙甘英。¹¹中東人也不希望歐洲人通過新航路來到東方，促使歐洲人開闢了新航路。東非在傳統貿易時代被中東的穆斯林控制，是他們掠奪黑奴和珍貴商品的地方。因此鄭和船隊翻譯的這個不意看似偶然，其實也有原因。

四·鄭和下西洋與淮安

¹⁰ 鄭鶴聲、鄭一鈞編：《鄭和下西洋資料彙編（增編本）》，海洋出版社，2005 年，第 252、1361、1364 頁。

¹¹ 周運中：《西域絲綢之路新考》，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0 年，第 97—116 頁。

淮安地處泗水、邗溝和淮河的交匯處，遠古時期就是重要的水陸樞紐。吳王夫差建成溝通長江、淮河、黃河三大水系的運河，其實是在天然水道的基礎上整修。東晉設山陽縣，隋唐為楚州，隋代再次開通溝通難南北的大運河，淮安的地位更加重要。歷史上的淮安不僅是內河航運的重要樞紐，也是海上貿易的重要口岸，唐宋時代的淮河口在今天的漣水、阜寧、濱海、響水四縣交界處。日本僧人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他乘坐新羅人的海船，從楚州的淮河口去山東，明代的《萬曆淮安府志》記載淮安的東部還有新羅溝。南宋岳珂的《桯史》卷十四《泗州塔院》記載高麗人航海入淮，日本遣唐使船有三次在楚州登陸。南宋洪邁的《夷堅志》支甲卷十記載楚州山陽縣（今淮安）的王姓商人去泉州貿易，他的兒子又回到楚州，所以被人稱為海王三。淮安在南宋與金、蒙對峙時代是邊境貿易的重要口岸，《宋史》卷四七六《李全傳》和周密的《齊東野語》等書，記載南宋末年割據山東的軍閥李全等人在淮安進行大宗貿易。¹²

元代來到東方的義大利人馬可波羅，記載元代的淮安，貨物輻輳，是貿易樞紐，鹽業尤其重要。¹³元成宗大德年間，商稅在中統鈔五百錠以上的設務城鎮，全國共有 176 個，淮安是三千錠以上的第三等城鎮，排在全國前列。¹⁴元代人陳基的《夷白齋稿》卷三有《淮安》詩雲：「此邦雲楚州，水陸居四達。」元代人蘇天爵的《滋溪稿》卷十二《董守簡墓志》說淮安：「居南北之冲，江南貢賦皆由邗溝入淮，以達京師。」

1991 年，淮陰市清浦區（今淮安市清江浦區）黃碼鄉港心村出土明代成化五年（1469 年）蔣籲的《蔣處士墓誌銘》，銘文記載：「溯其先，則出于鳳陽

¹² 周運中：《唐宋時期楚州的運河與海岸》，收入周運中：《唐代航海史研究》，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0 年，第 159—169 頁。

¹³ [意]馬可波羅著、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年，第 332 頁。

¹⁴ 王頌：《元代的國內商業》，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編：《歷史地理研究》第 2 輯，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 年，第 275 頁。

懷遠縣……以元季兵燹，失其譜傳，遂徙山陽家焉……處士游歷江湖，凡半天下，或在異域，或在父母之邦……壯年中鹹齟于八閩。」¹⁵ 蔣籲（1411—1468）的祖先也是在元末戰亂中遷居淮安，蔣籲也在外地經商，他的情況和相復非常類似，證明瞭相復的墓誌非常可靠。

我此前還從明代蘇州人祝允明的《懷星堂集》卷十四發現了《淮晉氏先德碑銘》，記載淮陰人晉杰在宣德年間死在西洋，反映出明代淮安府還有人也下過西洋。晉傑和相復都是死在西洋，這也證明瞭相復的墓誌非常可靠。我還從明代的文集中發現了不少下西洋的普通人，蘇州人周宗本因為醫術精湛而被選拔下西洋，蘇州人徐諒因為精通會計而被選拔下西洋，蘇州人林貴和因為擅長占卜而被選拔下西洋。¹⁶

明代的清江浦有大型船廠，清江浦造船廠在山陽縣和清河縣之間，在清江浦的南岸，由工部分司管理。發展出四個大廠、八十多個分廠，衙役、工匠、商人數萬人，工棚綿延二十里。明代管理清江浦船廠的工部主事席書創編《漕船志》，歷經嘉靖年間的三次增修，記載從弘治三年（1490 年）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 年），清江浦船廠造船 27332 艘。明代內閣首輔葉向高的《蒼霞草》記載，羅鐘石任清江船廠督造，兼管樁稅，有人向他建議盡行拘押商船，以遏制漏稅，羅鐘石說：「清江十萬戶非搬壩為生，則鳥獸散盡矣。」清江浦十萬戶很多是搬運船上貨物的人，加上沿河的商人和造船廠的工人，則以航運業為生的人非常多，所以清江浦在航運界非常有名。¹⁷

清代淮安人阮葵生的《茶餘客話》卷二十二，引用明代人郎瑛的《七修類稿》

¹⁵ 淮安金石錄編纂委員會編：《淮安金石錄》，南京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341—342 頁。

¹⁶ 周運中：《明代文集中下西洋隨員新史料》，《九州學林》2011 年第 1 期。收入周運中：《鄭和下西洋新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 年，第 331—344 頁。

¹⁷ [明]葉向高：《蒼霞草》卷十七《明故孝廉工部虞衡司主事羅鐘石暨配劉孺人合葬墓志銘》，《四庫禁毀書叢刊》第 124 冊，北京出版社，1997 年，第 462 頁。

記載：「淮安清江浦廠中，草園地上有鐵錨數個，高八九尺，小亦三四尺，不知何年物。相傳永樂間，三保太監下海所造，雨淋日炙，無點發之鏽，望之如銀鑄光澤。」阮葵生又說：「予壬申在張灣城角，亦見數具，長皆丈餘。」¹⁸可見清江浦的造船廠有很多大鐵錨，明清時代很多人都看過，鐵錨非常大，類似南京寶船廠遺址出土的大鐵錨。

總之，相復墓誌銘的拓片非常珍貴，不僅印證了此前發現的明代淮安人晉杰和蔣籲墓誌內容，還為中國和非洲交往史提供了珍貴的記載。因為明代下西洋去非洲的是分船隊，所以文獻記載非常少，此前的文獻沒有記載明代人在麻林國的貿易細節。

近年來，肯亞東部的拉穆群島有明朝船員後裔的新聞在世界上非常有名。傳說幾百年前，有中國商船在附近海域觸礁沉沒，中國水手在帕泰島南端的上加村登陸，又遷至西尤村，繁衍至今。《人民日報》前駐南非記者得知仍有中國後裔生活在肯亞的消息，2002 年 3 月前往採訪。2002 年 12 月，中國駐肯亞大使館派人去拉穆群島調查。2005 年有新聞報導，傳聞是鄭和船員後裔的肯亞帕泰島西尤村女孩夏瑞福（Mwamaka Shariff），來到南京留學，2018 年博士學位回國。從相復死在麻林國來看，明朝的船員確實有可能因為戰亂而留居當地。近年來在拉穆群島和附近海域發現了很多明代瓷器，2000 年的一次自願的 DNA 檢測活動，證實了拉穆島上的部分居民的確具有華人血統。2017 年的中美肯三國聯合考古，在拉穆群島中的曼達島發現了 3 具有亞洲人 DNA 的遺骸，並證實其中一人生活在鄭和下西洋時期。

美國學者研究 2012 到 2013 年肯亞東部曼達島發現的 19 具人骨，發現其中 3

¹⁸ [清]阮葵生、李保民點校：《茶餘客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567 頁。

具有東亞人獨有的鑪形門齒。¹⁹淮安相復墓志銘的拓片印證了考古發現和基因檢測，非常重要，對於我們今天研究中非關係史及促進當代中非交流，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伍、相復之死的教訓

相復等人千辛萬苦，花了三年時間，經過南海、麻六甲海峽、孟加拉灣、阿拉伯海，跨過四片海域，才到達非洲的東部，當時世界上很少有東亞人到非洲。相復死在非洲時，鄭和下西洋的大船隊已經回國，相復等人來不及回國，本來是要繼續留在當地貿易，不料死在糾紛之中。這也給我們今天留下歷史的教訓，非洲的商品固然很珍貴，但是風險太大，特別是當時還不能進行直接交流，需要依靠翻譯仲介，更為糾紛埋下了隱患。

相復之死告訴我們，鄭和下西洋取得的成果看似很大，但是付出的代價也很高，明宣宗最終停止下西洋，也是因為很多大臣認為下西洋得不償失，帶來的財政負擔太重。下西洋的過程中雖然一直進行貿易，但是這些貿易是否能抵消浩大的成本？從史料來看，下西洋是虧本生意，厚往薄來，不符合經濟規律。下西洋是朝廷的官方行為，買回的珍寶多數用在賞賜，而不是民間貿易。明朝實行嚴厲的海禁，不許民船下海，鄭和下西洋是用官方貿易取代民間貿易，所以規模宏大的下西洋不僅沒有促進民間經濟發展，反而是扼殺民間經濟。

我此前找出很多鄭和下西洋普通隨員的記載，發現當時人都不想下西洋。明代都穆《都公談纂》卷上，記載衢州的醫生毛某被徵調下西洋，他獻上寶貝才得以逃脫。蘇州人徐諒因為數學好，被選中下西洋做會計，以母親去世為藉口避開。江陰人烏金安因為占星術而被徵調下西洋，失符犯法而逃到蘇州，改名換姓。黃

¹⁹ [美]查普陸卡 M. 庫沙姆巴：《全球複合體系下的龍泉窑》，收入沈衛星主編：《外國文物裏的絲綢之路》，光明日報出版社，2021年，第98—99頁。

州（今湖北黃岡）衛士兵王貴的墓誌銘明確說，他雖然被徵調下西洋，但他原來不想去，晚年離開軍隊。

相復三十多歲就有五個兒子，可見他的家境本來很好。相復本來可以和他的妻子差不多年紀，不料得年僅有妻子的一半。鄭和下西洋徵調全國各地的船民、商人，打亂了他們的生活，可謂飛來橫禍。他們死在海外，朝廷會給他們撫恤金嗎？墓誌銘不提有撫恤，可能就是白死，民衆無處伸冤。相復死在國進民退，死在朱元璋、朱棣錯誤的海禁和下西洋政策。

同樣的相復墓誌銘，有的人讀了，可能會更加崇拜朱元璋和朱棣，甚至會增加莫名其妙的沙文主義心理，認為相復去蠻夷之地宣揚王化，居然被殺，那些蠻夷真的毫無禮義！有的人讀了，可能會理解相復之死的根源是皇帝專權的錯誤制度。前一種人是不自覺地站在皇帝的角度思考問題，而不是站在自己實際身處的民衆角度。甚至前一種人往往自己出身底層，但是長年受到皇權崇拜的教育影響，忘記自己在民間的實際地位。

參考文獻

- [明] 鞏 珍 (2000)、向達校注。**西洋番國志**。中華書局。
- [明] 羅懋登 (2019)。**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南京出版社。
- [明] 葉向高(1997)。明故孝廉工部虞衡司主事羅鐘石暨配劉孺人合葬墓志銘，載於**四庫禁毀書叢刊**，第 124 冊，蒼霞草，卷十七。北京出版社。
- [清] 阮葵生(2012)。李保民點校。**茶餘客話**。上海古籍出版社。
- 王 頌 (1990)。元代的國內商業。載於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所（編），**歷史地理研究**，第 2 輯。復旦大學出版社。
- 李約瑟 (Needham, Joseph) (2002)、柯林·羅南 (改編)。**中華科學文明史**。第三卷（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 佚名 (2010)。王治來（譯注），**世界境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 周運中 (2013)。**鄭和下西洋新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周運中 (2013)。明代文集中下西洋隨員新史料。收入周運中（編），**鄭和下西洋新考**（頁 331-344）。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周運中 (2013)。羅懋登〈西洋記〉與南京。載於時平、[德]普塔克 (R. Ptak) (主編)、**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之研究，第二輯。Harrassowitz Verlag (Wiesbaden)。
- 周運中 (2020)。羅懋登〈西洋記〉新證載於[德]普塔克、時平(主編)，〈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之研究，第三集。海洋出版社。
- 周運中 (2020)。**西域絲綢之路新考**。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周運中 (2020)。唐宋時期楚州的運河與海岸。載於周運中 (編)，**唐代航海史研究** (頁 159-169)。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 馬可波羅 (Marco Polo) (2001)。**馬可波羅行紀** (馮承鈞譯)。上海書店出版社。(原著出版于 1998)
- 淮安金石錄編纂委員會 (編) (2008)。**淮安金石錄**。南京大學出版社。
- 庫沙姆巴 (2021)。全球複合體系下的龍泉窑，收入沈衛星 (主編)，**外國文物裏的絲綢之路** (頁 98-99)。光明日報出版社。
- 鄭鶴聲、鄭一鈞 (編) (2005)。**鄭和下西洋資料彙編** (增編本)。海洋出版社。
- 譚金土 (2005)。蘇州儒醫陳良紹墓志銘研究報告。載於江蘇省紀念鄭和下西洋 600 周年活動籌備領導小組 (編)，**傳承文明、走向手機、和平發展——紀念鄭和下西洋 600 周年國際學術論壇論文集** (頁 899—90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Xiang Fu arrived in Africa during Zheng He's voyages to the West

Yunzhong Zhou*

Abstact

In recent years, a newly discovered rubbings of the Ming Dynasty tomb epitaph of Xiang Fu in Huai'an, Jiangsu Province, record that Xiang Fu was summoned by the court due to his expertise in commerce and followed Zheng He on a voyaging to the West. During the trade in Malin Kingdom, Xiang Fu was killed by locals because a translator leake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Malin is the Malindi of Kenya, and the translator is likely an Arab who is proficient in the Swahili language of East Africa. The Arabs intentionally leaked secrets in order to monopolize trade and prevented direct trade between the Ming Dynasty and Africa. East Africa exports luxury goods such as gold and ivory, so merchants need to be recruited to

trade during the voyages to the West. The epitaph confirms that ancient books record that the Malin Kingdom sent envoys to the Ming Dynasty and sent merchants to the Western Expedition, confirming the discovery of Ming Dynasty porcelain and Chinese descendants along the coast of Kenya.

Keywords: Xiang Fu, Zheng He, Huai An, Africa, Malindi

*Yunzhong Zhou, born in Binhai County, Jiangsu Province. BA, Nanjing University. PhD, Fudan University. He is a specially appointed researcher at the Zhenghe Research Association in Jiangsu Province and a specially appointed researcher at the Marine Culture Center of Nanjing University.